

女教主

美国本能：奢华、情变、报复与毁灭的黑色证明



马里奥/著
时代文艺出版社

第171号 (417) 日本出版集团

女教主

Gambler Mother

马里奥/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第171号 (417) 日本出版集团
第171号 (417) 日本出版集团
第171号 (417) 日本出版集团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女教主/马里奥著. 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
2003.8 重版

ISBN 7-5387-1235-6

I. 女… II. 马… III. 长篇小说-美国社会-通俗读物

IV. C.939.2-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45023 号

女教主 Gambler Mother

作 者: 马里奥

责任编辑: 郭力家

责任校对: 郭力家

装帧设计: 老 家

出 版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电话: 5638648)

发 行: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

印 刷: 北京云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字 数: 227 千字

印 张: 10.125

版 次: 1998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 次: 2003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

印 数: 30001-35000 册

书 号: ISBN 7-5387-1235-6/I·1191

定 价: 22.00 元

目 录

第一部 血腥的救赎

第一章 野蛮的成功 (2)

弗兰克·迪莱透过宽边墨镜注视着游泳池旁的美女,嘴角泛起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。

他回想起当年阿奥斯塔·科利奥尼第一次召见他时说过的话:“小子,对我们意大利人来说,美利坚就是这么一个常识:一个人只要蛮干,总会有出息。”

第二章 调情时光 (36)

“噢,天呵,我还是处女,你可千万不要对人讲,否则人家会笑掉大牙的,我已16岁啦……”

“听着,小妞,爱情可不是健身运动。没有哪个男人愿意花一个小时光是调情。”

第三章 警察与面首 (64)

血,流动的鲜血像一首动人的情歌。

“亲爱的,逼人流血是残忍的,应该让他自己想办法去死。你懂吗?”

第四章 月光夜总会 (78)

黑暗中有一个影子,只能凭感觉才能知道他的存在。

一束光柱罩住全身赤裸的舞女,然后聚光灯突然暗下去,场内一片漆黑。

第二部 游戏与金属

第五章 不安的少女之心 (102)

卡罗尔站在吧台上,拿着一沓钞票喊道:“谁打倒这个中国人,我连人带钱都归他啦……”

“既然法律禁止我养野兽而我又从养宠物中得不到什么乐趣,我为什么不可以和男人玩一玩背叛的游戏?”克莉佩奥特拉叉开双腿,两眼闪着野性的光芒,那光泽富有挑衅性。

第六章 伪男人 (136)

“他比你强,我们可以开心三个小时,你行吗,傻瓜?”

他被她迷住了,他记起了使他成为男人的女人……是女人使他雄壮和高傲……

第七章 他必须死 (159)

那个身材丰满的日本姑娘跳进浴缸,往他身上涂满肥皂……一种从没有过的感觉从他脚跟向全身

散开……突然,他有种不祥的预感,他抓起那日本女人砸向纸格子门,与此同时,两颗子弹朝他射来。

第八章 伦 乱 (179)

就像临刑的犯人,当刽子手把他松绑,对他宣读赦词的时候,竟被自己的恐怖所击倒,他已僵死在断头台上了。

他们缠绵在床上。窗外的夜空中,魔鬼露出了狰狞的微笑。

第三部 背叛与命数

第九章 无限报复 (196)

他的脑子被毒品烧得千疮百孔,整个脑组织变得像瑞士乳酪一样。这一次,他的脑子出现了短暂空白,怎么也记不起他的这个老相好当年究竟是帮助了他还是出卖了他。

“摩西,我的孩子,你一定要戒掉毒瘾。否则,你的晚年将破败不堪!”

第十章 纵情谋杀 (210)

她翻身骑到他的身上,使出浑身解数,他感到一阵晕眩。突然她从他身上站了起来,大声叫喊:“保镖在哪,给我站出来。”

“嫁给我?”

“嫁你?我是来杀你的!”

第十一章 她是这样一位女王 (235)

她一脸孩子气,虽然她臀部丰满,乳房高耸,可那一股孩子气透出的天真使谁也不会认为她能杀人,而且手都不抖一下。

小小的屋子里充满了血腥气,气味令人作呕。

第四部 迷宫与女教主

第十二章 有念头就有报应 (256)

“上帝已经死了,这就告诉我们,该自己照料自己了。”

他会干什么呢?他会铤而走险吗?我要的就是他铤而走险。

第十三章 女人的武器 (275)

女人自身就是多种武器。她们白天与永恒亲吻,夜晚与不朽共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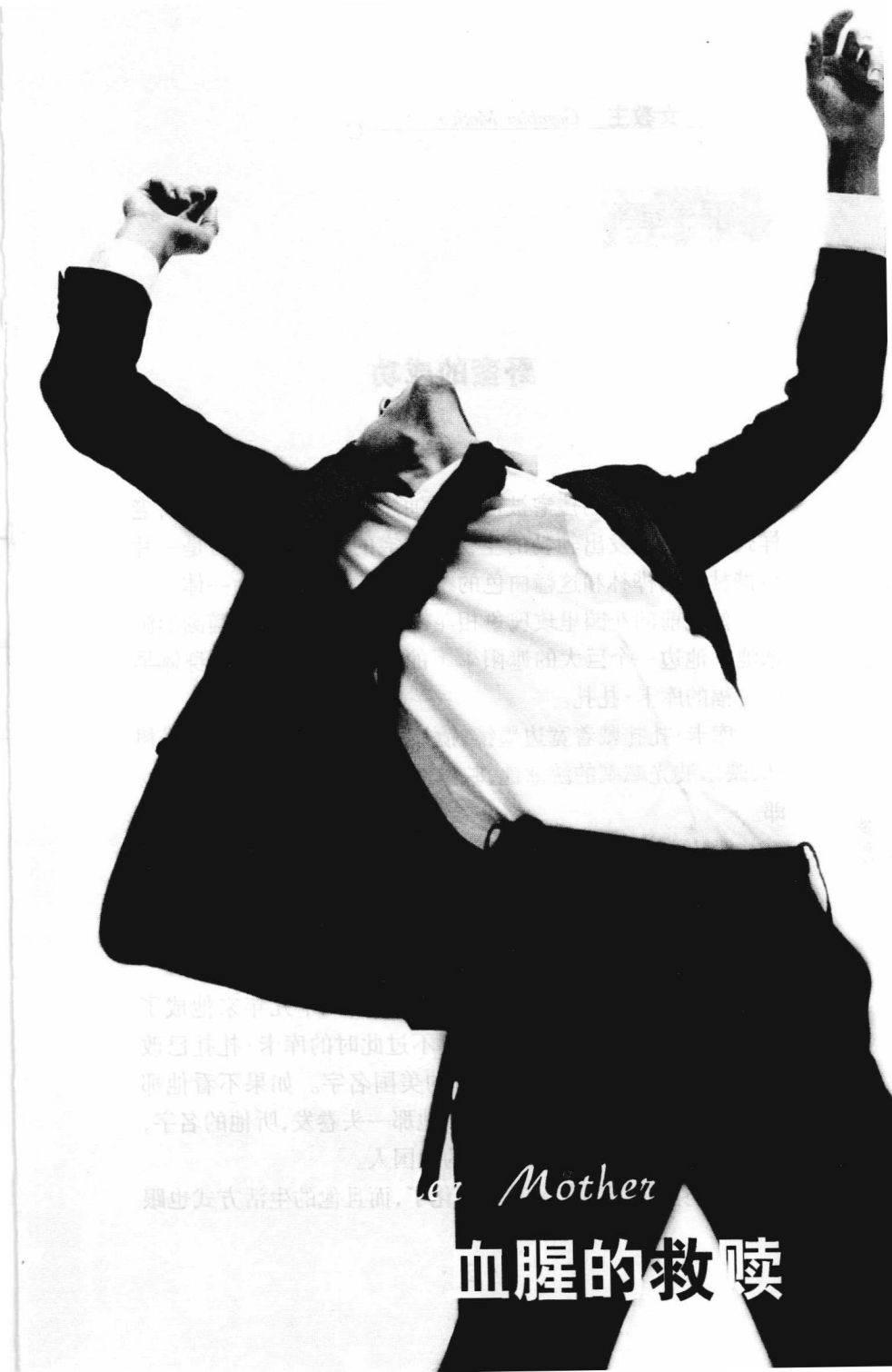
我是弗兰克·迪莱的女儿,我生来就是黑手党家族的玫瑰,我血液里就流着黑手党的血。

第十四章 寂寞是一种出路 (300)

我们的事业里谁犯了错误就会死亡。

“我可以放弃一切,但绝不会放弃仇恨!”

他度假去了,一去不归,没人知道他在哪里。



王静文

你救我

My Mother

血腥的救赎

第一章

野蛮的成功

维多利亚式的住宅被白色的油漆粉刷一新,使这幢古老样式的住宅散发出勃勃的生机。住宅的左、右和后面是一片白桦林。白桦林和这幢白色的维多利亚式住宅融为一体。

住宅前的花园里玫瑰争相斗艳。花园前是一个椭圆形游泳池。池边一个巨大的遮阳伞下的白色躺椅上,躺着身体早已发福的库卡·扎扎。

库卡·扎扎戴着宽边墨镜,镜片上映出婷婷玉立的白桦树林,映出波光粼粼的游泳池,映出池边几个丰乳蜂腰的妖冶女郎。

那几个女郎身着比基尼式游泳衣,有的钻入池中戏水,有的摊开四肢,将身上的比基尼脱下,全身赤裸地享受着日光浴。

库卡·扎扎到美国已经二十几年了。二十几年来他成了纽约黑社会中令人头疼的人物。不过此时的库卡·扎扎已改名为弗兰克·迪莱——一个典型的美国名字。如果不看他那张意大利人所特有的棕色皮肤和他那一头卷发,听他的名字,人们会以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。

弗兰克·迪莱不仅名字美国化了,而且他的生活方式也跟

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一样了。

美国，我爱美国。弗兰克嘴角泛起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。这可爱的大陆就像一座开放的监狱，最初你也许憎恨它，但逐渐就会习惯它，久而久之，你会依赖它、热爱它。

不止一次，迪莱回想起阿奥斯塔·科利奥尼第一次召见他时说过的话，“小子，对我们意大利人来说，美利坚就是这样——一个常识：一个人只要蛮干，总会有出息。”

按照意大利黑手党的清规戒律，男人必须忠实于自己的妻子，必须忠实于自己的家庭，从而才能更忠实于“我们的事业”。可是弗兰克·迪莱——一个已年近半百的老头子在这一群花枝招展的女人中间，算是忠于自己的妻子吗？

不远处，安东尼·贝斯特穿着三角游泳裤，便便大腹从泳裤上边垂了下来，虽然脂肪过剩，可是他的动作依然敏捷，脸庞带有棱角，像一个全身充满朝气的小伙子。

透过茶色墨镜，一切景物显得有些黯淡，尤其那些皮肤已经晒成棕色的妞儿们。贝斯特将目光停留在一个黑人小妞身上。一头卷发，肥厚而充满肉欲的嘴唇，洁白的牙齿。妈的，这口雪白的牙齿肯定是假的。不然，怎么能和腥红色的厚唇搭配得那么和谐，那么自然，就连一向挑剔的贝斯特也不得不发出由衷的赞叹。

贝斯特对女人，尤其是对这样的黑女人，品味一向是很高的。

弗兰克这个老王八蛋，他总有办法将全美国最漂亮的妞儿吸引到他的周围。

贝斯特透过茶色墨镜打量着这个黑女郎。

她看上去近五英尺九寸或者六英尺，穿上高跟鞋肯定有

六英尺高，双腿修长而笔直。丰满的前胸，结实而富有弹性……贝斯特的目光始终没离开这黑女人的双腿，双腿的肌肉线条优美，从膝部往上圆柱形蔓延，在两腿根之间肌肉又向里收去。

这个黑女郎举止和谐，动作优雅，一举手一投足都非常得体，甚至她的一颦一笑也都恰到好处。

虽然她也是个出卖色相的女人（到这里来的女人哪个不是如此呢？这是上帝赐给女人天生的征服男人的本事），可是她却骄傲得像头小鹿。在泳池边走来走去，高挺着胸部，收紧自己的小腹。她环望了众人一眼，一下子接触到贝斯特的目光，当她发现有人透过镜片打量自己的时候，显得更加倨傲，不可一世。

骄傲，狗杂种，骑到这黑妞身上她还能那么骄傲吗？

贝斯特咧嘴一笑，将手中的雪茄烟放到茶几上的烟灰缸里，摘下墨镜，褪掉了一层茶色的泳裤显得更加诱人，褪掉了一层茶色的黑妞更加显得亭亭玉立。

贝斯特和这黑妞的目光相遇了，她冲贝斯特咧嘴一笑。

妈的，她的笑真醉人，婊子。

黑妞的笑既大方又坦诚，一口洁白的牙齿闪着蓝色的光泽。贝斯特向黑妞勾了勾手指，黑妞迈着弹性的步子来到了贝斯特遮阳伞底下的一张空躺椅上。

“嘿，我在哪里见过你？”

黑妞又大方地笑了一下。“你见过我吗？我怎么不记得了？”

贝斯特蓦地想起，是的，是的，是在《花花公子》杂志的扉页上，她是扉页女郎。除了《花花公子》杂志……对了，他老婆

的时装杂志上,这女人也是封面女郎。

“莫尼卡,你叫莫尼卡,对吗?”

“我可是没见过你呀?”莫尼卡的目光坦诚而热烈,但这坦诚而热烈的目光中流露出某种欲望的沟壑。

“我看过你的时装表演。”贝斯特在撒谎,他讨厌时装表演之类的东西。“我陪我妻子去看时装表演,嘿,我一眼就认出你来了。”

“真的?”莫尼卡一脸的惊奇。

贝斯特拿起香槟将莫尼卡面前的杯子斟满,然后举起杯子向莫尼卡点点头。莫尼卡也举起杯子,轻轻抿了一口,然后丢给贝斯特一个媚笑。

妈的,这婊子喝酒也这么高雅。我喜欢举止文雅的婊子。

贝斯特好交黑女人。这是他的偏爱,虽然表面上一本正经,道貌岸然,可是对于女人他自有一套理论。就像吃菜一样,永远吃一道菜是会腻的,只有经常换口味,才能保持自己永远有好胃口,只有经常地换女人,才能保持自己旺盛不衰的情欲。

贝斯特见过的女人太多,可是他从心里由衷地赞叹莫尼卡。就连走路她也像个骄傲的风流公主,仅凭这一点就使贝斯特赞叹不止。

“嘿,帮我涂涂防晒霜好吗?”莫尼卡变魔术一样解开了自己的乳罩,同时也丢掉了自己的短裤。虽然这短裤穿和没穿几乎没有区别。

给女人涂防晒霜贝斯特是老手,不论是在沙滩上还是在游泳池边。

“嘿,不用日光浴你的皮肤也是一流的。”贝斯特在拍莫尼卡的马屁。

听到赞扬,莫尼卡回过头来又丢给贝斯特一个媚笑。她的皮肤细腻,光滑,仅仅这皮肤就会使男人血流加速,心跳加快。作为黑人和玻多黎各人的混血儿,她棕色的皮肤细腻而润泽,仿佛象牙雕刻而成。

贝斯特将防晒油朝自己的手心滴了两滴,然后那双毛茸茸的大手便在莫尼卡的身上放肆起来。随着贝斯特两手游鱼般的动作,身下的莫尼卡从喉咙深处发出一种原始的呻吟。

这呻吟是挑逗还是默许?还是迫不及待?

贝斯特在这种声音的挑逗下感到心脏在加速跳动,血液仿佛顷刻间都流到了他的头上,他不仅口干舌燥,而且感到自己正在膨胀。

“嘿,你不感到这里的阳光太晒了吗?”贝斯特问道。

“是的,我深有同感。”二人相拥着朝镶着花岗石台阶和粉红色玻璃的屋里走去。

名模莫尼卡是弗兰克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服装展示会上认识的。更准确地说,是莫尼卡那高傲的风姿,优雅的举止迷住了他,使他想起了一个女人,一个黑皮肤的女人……

那个女人埋在他的记忆深处已经好久了,是莫尼卡使他重新想起了那个女人。是的,是的,那个黑女人和莫尼卡一样,身材高挑,像一头骄傲的小鹿,而且举止优雅。

他的戴安娜,是一个下等妓院的妓女。弗兰克记得清清楚楚,那个妓院里有两个黑皮肤女人,这样的女人似乎永远是妓院里的明星。

初闯美国时弗兰克经常光顾那家妓院,而且成了戴安娜的常客。

戴安娜虽然高傲,也缺少温柔,客人们都说她是冰美人,

可是弗兰克却永远觉得她热情如火，正是她那如火的热情使弗兰克如醉如痴。

即使发迹了以后，他也没能忘记戴安娜，仍然和戴安娜幽会。只是不能再光顾那样的下等妓院，可他经常将戴安娜接出来，接到汽车旅馆，或是大饭店享乐一番。

“戴安娜，我发现我爱上你了。”

那个夏天的黄昏，当弗兰克像意大利维苏威火山般爆发之后，他从戴安娜香喷喷的胴体上跌落下来，瘫倒在床上，抽着粗大的哈瓦那雪茄说道。

“噢，弗兰克，你爱上我了？这可能吗？”戴安娜一阵尖笑，可是她的尖利的笑一下子就打住了，因为他看到了弗兰克的目光，那目光流露出发自其内心的真诚。

“这么说，你真爱上我了。”

弗兰克什么话也不说，只是把戴安娜紧紧地抱在怀中，像是戴安娜就要突然消失一样。

戴安娜一下子推开了弗兰克：“爱上我了，爱上一个和所有的男人睡过觉的婊子……”

不知道为什么戴安娜一下子暴怒起来，在弗兰克的记忆中，戴安娜虽然高傲，可她并非喜怒无常的女人，在他的记忆中，在他们交往的几年中，戴安娜发脾气还是第一次。

戴安娜跳下床，扯了一条浴巾披在肩上，在地上走来走去，像一头暴怒的母狮。

“拿我寻什么开心，爱上我了，所有和我上过床的男人都这么说，可过后他们扔下几张票子就再也没有音信了，男人，男人，都他妈的一个德行，你这个杂种，狗杂种……。”

戴安娜将一个鸭绒枕头向弗兰克砸去，弗兰克并没有躲闪，鸭绒枕头打在他的头上，然后又滚落到床下。

“戴安娜，你发脾气的样子也美极了。”

“狗杂种，你拿我寻开心，滚出去，我不想再见到你。”

“戴安娜，我爱上你了，这是真的，我说的是真心话。”

“能要我吗？”

“听着，我可以给你买一幢房子，我们可以天天见面。”

“天天和我见面，你开什么玩笑，回答我的问题，你是不是想娶我？”

“……我给你买一个大房子，再雇个白人侍候你……”

“杂种，杂种！”

戴安娜胡乱地穿着衣服，看样子她愤怒之极。衣服穿好后，她夺门而去，然后将门重重地关上。整个楼房过道里回响着关门的声音。

从那以后弗兰克再也没有见到戴安娜，她那个妓院消失了，就像她从没在那家妓院混过一样。

弗兰克找到了皮条客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脏兮兮的钞票塞进皮条客的衣领里。“戴安娜在哪儿？”

“戴安娜，什么戴安娜，我他妈不知道有什么戴安娜。”

弗兰克又掏出一张二十美元的票子掖进皮条客的衣领。

“嘿，老兄，”皮条客咧嘴一笑，露出一口白牙齿，“老兄，你在耽误我的时间，请让路。”

“戴安娜在哪里？”弗兰克卡住那个皮条客的细脖子，左手伸到那个皮条客的裆下，捏住了皮条客的睾丸。

“你他妈轻点，你弄疼我了。”皮条客仍然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气。

“听着，小子，不告诉我，我他妈的捏碎你的睾丸，让你一辈子变成假公鸡。”

“狗杂种，松开手，我告诉你就是了。戴安娜跑了，没人知

道她在哪里，尼克尔也在到处找她，妈的，她是一棵不可多得的摇钱树，没有这棵摇钱树尼克尔气得要死。嘿，老兄。”皮条客伸出食指点着弗兰克的胸前道，“你看见戴安娜，最好让她躲得远一点，最好是他妈的离开纽约，否则尼克尔抓到她非宰了她不可。”

弗兰克松开了皮条客的脖子，皮条客一阵大咳，“狗杂种，该死的意大利佬……”

弗兰克又扔给他一张二十美元的钞票，皮条客脸上挤出一丝微笑，迈着黑人特有的长腿，像只鹭鸶一样一颠一颠地消失在黑暗中。

尼克尔长着一副冷酷的面孔，两片薄嘴唇显得异常地刻薄，鹰钩鼻子更增加了他脸上的凶狠。

他靠在床上，两个妓女正在他身上忙活。当两个妓女喘息着抬起头时，弗兰克黑洞洞的枪口已经顶住了尼克尔的额头。两个妓女尖叫着缩在床的一角发抖。

“你他妈是哪来的杂种，你要干什么？”

尼克尔眼里流露出一阵死亡的恐惧，勉强抑制住自己打颤的牙床。

冰冷的枪身由尼克尔的额头向下移着，移动得很慢，像一条蛇在他身上爬动。

“小子，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杂种，老子没有多少钱，保险柜的钥匙在我口袋里，要钱尽管拿去好了。”

弗兰克用枪抬起了尼克尔的下巴，“你害怕了，对吗？我不要钱，杂种。”

“你到底要干什么？”

“戴安娜在哪？”

尼克尔长吐了一口气。

“那个臭婊子……。”

一记耳光抽在尼克尔的脸上，他的耳朵嗡嗡响，眼睛金星乱冒，“不许你叫她婊子。她在哪？”

“我知道她在哪非宰了她不可，从来没有姑娘敢从我的手中跑掉。”尼克尔的双唇抿在一起，显得冷酷、恶毒和刻薄。

“我他妈就是让你放过戴安娜一马，无论你在哪里看到她，不许伤害她，知道吗？”

“你要挟我？”

“我提醒你。”

“我不喜欢被人用枪指着说话。”

“我他妈也不喜欢别人冲我指手划脚，你答不答应？”

弗兰克戴鹿皮手套的左手，一下子捏住了尼克尔的下体。

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“我要使你变为一个单纯一点的人。”

“我……我不杀戴安娜……。”

尼克尔疼得嘶嘶地一个劲地直抽冷气，像是眼镜蛇在示威。“我不认识戴安娜，从今以后，我再也不认识什么戴安娜！”

戴安娜一直没有消息，时至今日，仍然没有消息。一晃过去了二十多年，戴安娜，你在哪里？

想起了戴安娜，自然而然想到莫尼卡……妈的，贝斯特，你偷用我喜欢的女人……算了……女人就是女人，这样的女人多的是，到处都可以找得到……

粉红色玻璃门突然间被撞开了，莫尼卡一丝不挂地跑了